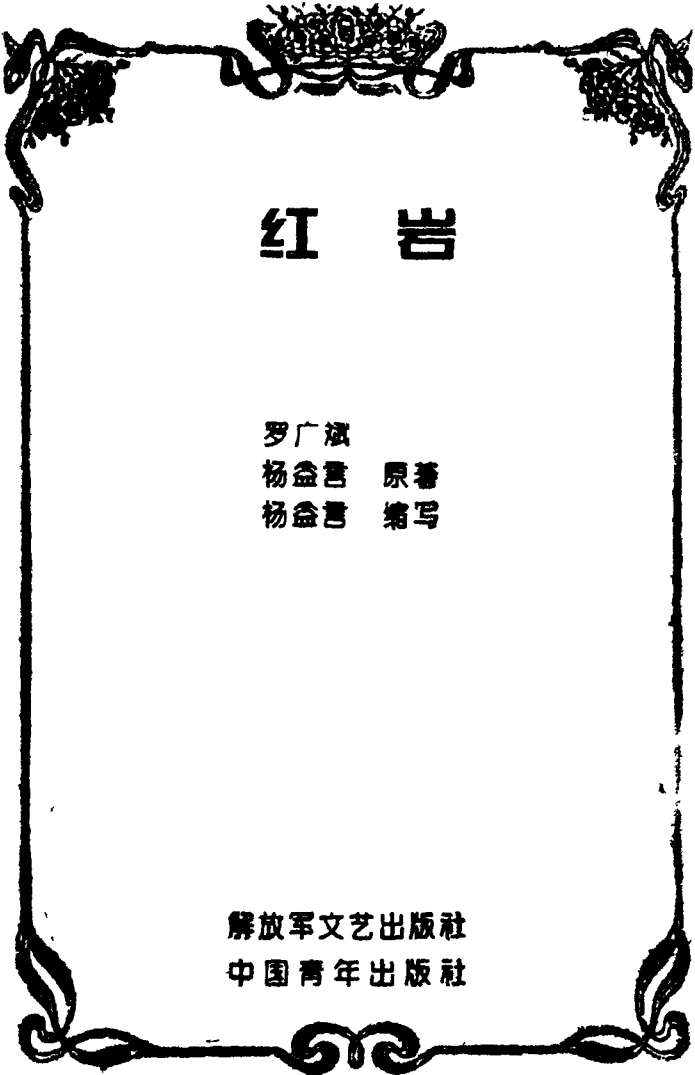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 岩

罗广斌
杨益言 原著
杨益言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岩／罗文斌，杨益言原著；杨益言缩写．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6.1

（中外军事文学名著（缩写本）丛书）

ISBN 7-5006-1928-6

I.红… II.①罗… ②杨… ③杨… III.革命斗争小说：长篇小说-缩写本-中国-当代 IV.I247.51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）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.125

字数：140千字 印数：1—5,000

定价：9.50元（膜）

重庆，坐落在长江、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，被浓雾笼罩着。这个阴沉沉的早晨，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。

元旦的街头，挤满了行人。

“卖报！卖报！《中央日报》！《和平日报》！”

赤脚的报童，在雾气里边跑边喊：“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？……看美国原子弹军事演习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……”

元旦的街头，除了到处是“恭贺新禧”、“新年大贱卖，不顾血本”之类的大字招贴外，今年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花样，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，居然代替了彩绸，从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，在寒风中哗哗作响。

穿一身蓝布中山装的青年余新江，在人流中急促地走着。他不过二十几岁，神情庄重，精干沉着。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，沉着地转过几条街，便向大川银行5号宿舍走去。他伸手按按电铃，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开了门，微微点头，让他进了屋。

“老许叫我来找你。”余新江对房主人说。

“是啊，昨晚上看见江北工厂区起了火，我就在想……”

房主人名叫甫志高，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，负责经济工作。他关切地询问工厂昨晚失火的情况。余新江浓黑的双眉抖动着，将他目睹两个特务纵火，被工人当场抓获的经过，以及老许希望他如何配合工人斗争的事，一一告诉给了对方。余新江忽然注视着甫志高说：“老许想在沙磁区设一处备用联络站。联络站必须和群众工作分开，所以准备交给你管，老许想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
“江姐马上就要走了，区里有意要我兼管一部分学运咧！”甫志高笑笑，毫无难色地就接受了任务。“沙坪坝一带是文化区，搞个书店还合适。经济问题也好解决。不过，还差几个店员。”

“老许已经考虑了联络站的工作人员，

“谁？”

“陈松林。”余新江又说老许关照过，书店宜小，开成灰色的，不要卖进步书刊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前几年，我搞过联络站。”甫志高将一卷粉红色的纸扬了扬，笑道：“小余，最近一期《挺进报》你读了吗？毛主席写的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这篇划时代的文件太鼓舞人了！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转折点，胜利的日子快到了！我们地下党就要苦出头了！”

沙坪镇正街上，新开了一家“沙坪书店”。

这家书店很小，卖些普通的书刊杂志，附带收购、寄卖各种旧教科书，顾客多是附近大、中学校的学生。

店员是圆圆脸，矮笃笃的陈松林。刚从修配厂调出来，初干这样的工作，他不习惯，有些寂寞。甫志高常到书店来，帮助业务不熟悉的陈松林。他的领导很具体，办法又多，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。

陈松林在这里没有熟人，每到星期一，书店停业休假，他就到附近的重庆大学去。甫志高叫他送些上海、香港出版的刊物，给一个名叫华为的学生。于是，他和华为成了每周都见面的朋友。

今天又是休假日，陈松林换了衣服，把两本香港出版的《群众》杂志卷成筒，用报纸裹好，带在身边，锁上店门，向重庆大学走去。

校区的路上，往常贴满学生们出售衣物书籍招贴的墙头，现在贴了许多布告和针锋相对的标语。陈松林听华为说过：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，也在酝酿支援惨遭火灾的工人的斗争。谁想到，这一次来，学校里已经闹得热火朝天了。

正当这时，陈松林听见林荫深处的训导处传来了阵阵喧哗声。他循声走近，但见群群学生早将那里围得水泄不通。在人群最前面，一个清脆的声音，正在质问：“……同学们的安全，到底有没有保障？！”

“不要喧哗！聚众要挟是不许可的。”一个故作镇静的干涩的腔调，截断了女学生的质问。“你们谁是代表？除了代表，都应该肃静！”

“我是文学学院的代表！”那个女学生的嗓音又出现了。

“哪一系的？俺。你的学号？姓名？”

女学生并未被训导长的追问吓住。“中文系一年级，我，我叫成瑶。”

“成瑶？”陈松林吃了一惊，她不就是修配厂成厂长的妹妹么？她是学生代表，是她，正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勇敢地申述同学们的正义要求。

“同学们，事情是这样的——”嘈杂声稍被压住，成瑶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，她的语音更清脆沉着。“昨晚上文学院召开系科代表会，讨论支援炮厂惨案受难工人的提案，特务学生魏吉伯——”

“凭什么诬蔑好人？”人丛中又有人大声质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不是军统就是中统！谁不知道那个魏吉伯！”有人大声驳斥。

“不准喧哗！”屋里又冒出了训导长冰冷的声音。“只有代表才能发言，庄严的学府，讲话要有充分的根据！”

“我当然有根据！”成瑶的声音更激烈了。“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，失败以后，今天早上，他正在开黑名单，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。同学们请看，这就是证据，他亲手写的黑名单！从他身上还搜出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！”

大学生们被激怒了。顿时，像爆发的火山，狂烈地燃烧起来。

“不许特务横行！把魏吉伯拉出来！”站在陈松林前面的一个瘦高，穿蓝布长袍的学生，愤怒地喊。

“公审！公审！请法律系同学筹备，马上公审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发觉一个人影悄悄地从训导处后面的窗口跳出去，慌张地逃跑了，接着就是一阵喊声：

“魏吉伯跑了！”

“训导处放跑了特务！”

“同学们，抓住他！”尖锐的声音高喊着：“快，快追呀！”喊叫的正是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。他撩起衣襟，激怒地第一个追向前去。他跑得很快，一直跑在应声追去的成群学生的前面，而且距离被追的人愈来愈近了。

飞跑的特务一转弯，跑进树林深处去了。遥遥领先的高瘦学生，正要冲进树林，却摇晃了一下，站住了，身子一软便扑倒在地上。

“特务行凶！”“快救人！”人声喧哗声中，又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响声，一辆吉普车从林荫深处冲出，载着逃跑和行凶的特务，飞快地消失了。

“《彗星报》主编被打伤了。”

受伤的人被救回来，血流满面，一群人扶住他喊：“黎纪纲！黎纪纲！”

愤怒的陈松林，什么也不想看了，绕过松林坡，径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。他对那个受了伤，被叫作黎纪纲的学生发生了强烈的好感与同情。

夜渐渐深了，陈松林在忙乱中逐渐察觉到，顾客已经少

了许多。这时，甫志高跨进书店来了。他也像普通顾客那样，在书架上翻寻图书。他到书店来，是有目的的。

他一进店就注意到，在一个书架旁，果然有个头发长长、脸色苍白的青年，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厚书。他瘦削的脸在灯光下显得阴郁晦暗。甫志高注视着他：这青年，该是陈松林提到的那个人吧？

据说这青年最近时常来书店。一来，就站在书架下默默地看书。看得出神，有时竟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，惹得旁边看书的人，不耐烦地盯他两眼。

陈松林清理着图书，自然地走近那青年。那青年发觉了，有些慌乱地把书送到陈松林面前：“书，我没有折皱。”

陈松林笑了。“你喜欢高尔基的作品？”

“咳，爱看。”青年苦笑了一下，“太厚了，我买不起。……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郑。住在‘重大’。”

店里只剩三两个顾客了。甫志高走过去，对那青年说：“这边电灯亮些，坐下来看嘛。”

青年仿佛再次从小说的情景中被惊醒过来，他赶快把高尔基的《母亲》放回书架，用歉疚的目光，望着甫志高说：

“对不起，耽搁了你们的休息时间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看书吧。”

“太、太晚了，对不起……”

青年留恋地跨出书店，走向茫茫的暗夜。甫志高望着那衣衫破旧，举止有些寒伧的瘦削背影，无限同情地叹息了一声。

临走，甫志高忽然颇有深意地说：“小陈，那个看书的青年，怪有意思的！你要设法和他多接近。”

过了几天，小陈又到重庆大学去。刚走近华为那间摆着一二十张双层床的宿舍，便看见那个常到书店的青年，躺在黎纪纲的床上，拿着本书，专心一意地读着。他问华为这青年的来历。华为说：“听黎纪纲说，是他表弟，失了业，暂时住在这里。”

“他是书店的老主顾。”陈松林没有多作解释。他记得甫志高的叮咛，不再说什么。

这时，黎纪纲回宿舍来了。他带来两个馒头，递给正在看书的年轻人。

小陈看了这情景，发自内心的同情心，使他忍不住对华为说：“你看，几个馒头就过一天，这是啥子生活哟！”

华为也有同感地转过脸去。

一个同学走进来，约华为一道走了。陈松林倒了一杯开水，坐在床边喝着。却听见那青年在说：“表哥，你怎么不带点开水回来？”

小陈踌躇了一下，倒了一杯开水送过去。

“啊，你来多久了？”黎纪纲看看陈松林，回身为他们介绍，“这是小陈，陈松林，我的好朋友。这是我表弟，郑克昌……他从邮局出来，正在托人找职业。”

郑克昌抬头看看陈松林，依然有些羞赧地说：“我们见过……在书店里。”苦笑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常去看花钱的书。”

陈松林忍不住朗声笑道：“没有想到，我们现在成了朋友！”

陈松林和黎纪纲漫谈了一阵，小陈说到《彗星报》办得不错，最近几期他都看了。

“要把刊物办得有水平，很不容易”。黎纪纲思索着，“如果有钱，多订些杂志，买些理论书籍来参考，《彗星报》也许办得更好些。”

小陈笑了笑，说：“上海、香港有些刊物办得不错，你看过吗？”

“最近没有。”黎纪纲说，“过去读过上海出的《文萃》，很不错……前些时候，有人送了我一本《白毛女》，真是感动人！”

陈松林忽然问道：“你想看港、沪出的刊物吗？”

“找不到呀！”黎纪纲歉然地说，脸色微微发红。

“找得到。”小陈低声说着，摸出一本《时代》，交给了他，“你要注意，别让人发现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黎纪纲激动地握着小陈的手：“真谢谢你！”

陈松林又摸了摸衣袋里的《挺进报》。甫志高交代过，可以给黎纪纲看，他却没拿出来，他不急于一次给他太多的东西。

黎纪纲把《时代》卷好，掀开蓝布长袍，放进内衣口

袋。小陈偶然一瞥，发现了那内衣口袋里，露出了一些粉红色的打字纸的边沿。啊，那不是《挺进报》吗！原来黎纪纲已有《挺进报》看。黎纪纲抬起头来，仿佛发现小陈正在注视他的衣袋，他立刻放下衣襟，不自然地迟疑了一下，终于对陈松林诚恳地说：

“小陈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不过你经常带这些东西，很危险，最好谨慎一点……”

“小陈，吃饭去。”是华为在门口叫他。小陈和黎纪纲点点头，跟着华为走了。

二

成岗默默地躺在床上，双手枕在头下。夜已深了，他还没有入睡。傍晚时，妹妹的谈话，仍然牵动着他的思绪。许多往事，都在眼前浮现出来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成岗跟着父母，流亡到四川。1943年，父亲病故后，他失学了。后来，考进长江兵工总厂，当了一名职员——厂本部办公厅庶务科办事员。跨进这座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森严的兵工厂，成岗直接接触到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。高级职员穿着美式军装，一天到晚跑金融市场，投机、贪污、囤积……办公室里，每天的工作，不外乎看报，聊天，吹电扇，谈女人……

两年的时间，就在这发霉的环境里过去了。成岗总觉得恼怒、厌恶，但他却不感到寂寞，因为他有一批朋友，一些过去的进步同学和厂里工人读书会的成员，经常在一起阅读《新华日报》，讨论时事，参加各种进步活动。

年轻朋友们一心响往着解放区，联名给《新华日报》写信，请求帮助。

成岗完全没有想到，持着他们的信，悄悄找到家里来访问的，竟是抗日战争初期到延安去的久已失去联系的大

哥！

“大哥！”成岗拥抱着久别重逢的大哥说：“你怎么也在重庆？”

“去年才调到中共办事处工作，住在红岩村。”大哥解释道：“一来重庆，就到处打听你的消息，直到报馆把这封信转给我。”

“啊，太好了。”成岗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，我们都能去解放区吗？”

“不一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成岗不能不惊诧了。

“国民党统治区也需要人。”

大哥安排一批朋友去了解放区，让一批朋友留了下来。

成岗入党，是他大哥介绍的。

一天，总厂办公厅突然通知成岗，要他到长江兵工总厂附属的修配厂去作管理员。这是座小厂，只有三几百工人，抗日战争结束便停工了，留下遣散不走的工人，日夜请愿，闹事，影响到总厂，办公厅对付不了，才把年轻的成岗，勉强塞去收拾这个烂摊子。

成岗把调动工作的事，向党组织汇报了。大哥告诉他：要做好这件工作。这个厂的基础比较薄弱，你要团结工人，恢复生产，组织斗争。

成岗到厂后，和工人们一起恢复生产。不久修配厂有了盈余，总厂厂长到厂视察之后，很器重成岗的才干，居然破例任命他为修配厂代理厂长，后又提升为厂长。

在这期间，厂里党组织也有了发展。到余新江继任支部书记时，成岗和上级改成了单线联系，他严守党的纪律，没再和支部发生联系。

1947年春，内战烽火日紧，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中共办事处。成岗的大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道，被迫撤回延安。

成岗的组织关系断了。直到一个多月以后，才有个中年人来找他，拿出一个折得很小的纸片，递给成岗：“你大哥有封信，托我带给你。”

成岗马上拆开信，大哥熟悉的笔迹，写着寥寥几句珍贵的話：“我早已安全抵家，参加部队工作。一切均好，勿念。我相信你得到这封信时，一定能回到最亲爱的人的怀抱，祝你永远幸福！”

“你？”成岗猛然抱住对方，激动的泪水涌流了出来。

“我叫许云峰。我高兴认识你，党决定派你帮助我工作。”停了一下，像征求意见似的，热情地低声问道：“你愿意吗？”

“只要是为党工作，我没有不愿意的！”

从此，成岗成了许云峰同志的交通员。

和老许一起工作久了，成岗愈来愈感到他是个火一样热情，钢一样坚强的人。他总觉得，和老许一起工作非常痛快，从老许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。

半年以后，成岗的党内工作被调动时，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，他舍不得离开老许，而工作调动以后，就很难再和老许经常见面了。

“你说过‘只要是为党工作，我没有不愿意的。现在你打算收回自己的话？”老许严肃地说：“不能把对党的忠诚，变成对某个领导人的私人感情。这样做是危险的，会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。你懂得我的话吗？”

成岗脸红了，他抬起头来，坚定地说：

“懂得，一定改正。”

第二天，一个女同志，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暗号，来到成岗家里。这个女同志不到三十岁，是个安详稳重的人，中等身材，衣着朴素，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。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：

“我姓江，江雪琴……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，你就叫我江姐吧。”

成岗愉快地叫了声：“江姐。”

江姐温和地笑了。

“你经常读市委的党刊——《进攻》吗？你对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？”

“我读了二十一期，很好，没有意见。可是《进攻》是党内刊物，群众看不到。可不可以再出一种让群众看的刊物？”

“你的意见很对。”江姐点头说：“市委早已考虑到了。为了把胜利的消息及时告诉人民，决定出版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刊物。刊物定名为《挺进报》，每周出版一期，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，评介时局和宣传党的政策。”

成岗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采，忙问：

“让我参加《挺进报》的工作吗？”

“听许云峰同志说过，你对这样的工作，会感到兴趣的。市委打算把秘密印刷所设在你这里。”

“对，我这里挺合适。”成岗说：“敌人不会轻易怀疑我这个当厂长的。”

“从今天起，你是《挺进报》的工作人员了。你负责印刷，每期印好的《挺进报》，由我负责处理……”

新的工作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从此，白天，成岗是工厂的厂长，更谨慎，更小心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；一到晚上，他便成了党报的印刷者，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。

……

他面前是一部自己改装的油印机，粉红色的打字纸整齐地堆在桌上，在这工作惯了的小房间里站着，刚才的回忆和思绪，自然地消失了。他熟练地穿好围腰，戴上手套——这样，油墨就不会弄脏手和衣服，即使有人找他，他可以从这里出去，不会带着叫人疑心的痕迹。

成岗打开了油印机，铺上蜡纸，滚筒沾上调匀了的油墨，轻快地印出了第一页……

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，印完一张蜡纸，又换上另一张。

成岗印得很快。此刻他完全不像一个厂长，而像一名很熟练的印刷工人。

有个想法，在成岗脑子里，已经盘旋许久了。再次和江姐见面时，他忍不住激动地说了出来：

“我觉得《挺进报》的刻钢板和印刷如果交给一个人干，有两个好处：第一，可以给党节省一个人力；第二，减少一个人，也就减少一些暴露的危险，工作的人愈少，愈安全……”其实，成岗还有第三条理由，那就是从他第一次印刷失败，撕破了蜡纸时就想到了的：除非他自己会刻钢板，否则不管怎么会印，也总是提心吊胆的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他便决心练习刻钢板。现在他已经学会了，而且刻得出一手方方正正的仿宋字。

“你的意见是给谁来干呢？”江姐意味深长地问。

“交给我吧。我学会了刻钢板，你看，这是我写的仿宋字。”成岗一面说着，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蜡纸，上面刻着精细的字迹。

“我猜，你还有一条理由，没有说出来。你大概从第一次印刷撕破蜡纸那天起，就想到了这个办法，对吗？”

成岗笑了。江姐的判断真准，她什么都猜到了。

“对，为了节省人力，更好地保密，都有道理。你知道，最近为了支援农村党的工作，我们的同志调走了不少；同时，《挺进报》几个人办，几道工序，工作起来不太方便……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，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……”

“你看我的身体！”成岗自豪地用手拍着胸脯，“我才二十几岁，正年轻力壮哩！”

江姐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你真是不知道疲倦的人。”江姐亲切地说：“这样做，你的任务更重了。不过你还得注意身体，我们的日